

青沧战役胜利后的一项特殊秘密任务

■章扬



张国钧

75年前的6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几天的大雨中浴血奋战，以强大攻势歼灭青县、沧县的国民党守敌，活捉国民党沧县城防司令刘佩忱，取得了青沧战役的完全胜利，使冀中和渤海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青沧战役以晋察冀野战军为主力，渤海区、冀中区等地方部队配合。活捉刘佩忱后，上级做出一项决定，作战将刘佩忱押送到山东接受人民审判。当时渤海区隶属山东解放区，辖津浦铁路以东、津南鲁北的广大地区。

刘佩忱土匪出身，烧杀抢掠，绑票劫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佩忱凭借与冀东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伪军的卖国资格，在津南、鲁北组织伪军，充当“皇协护民军”总司令，疯狂屠杀抗日爱国军民，津南鲁北三十余县人民饱受其屠杀蹂躏。仅在山东乐陵大孙家据点，就有2000余人被屠杀。他在山东犯下的滔天罪行，远比在沧县大得多。日本投降后，刘佩忱又投靠国民党，摇身一变，成为沧县保警总队队长、沧县城防司令，到处清剿、蚕食解放区，暗杀革命群众和军政人员家属。他罪行昭彰，臭名昭著，早已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

青沧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沧县城外溃散逃跑的国民党残匪败兵还在流窜藏匿，特别是北边静海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沿途几百里押送刘佩忱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奸逆贼，敌匪窥视，险象环生。组织上无疑要选派政治绝对忠诚可靠、军事指挥过硬的军事干部。这一任务交给了渤海独立团三营七连指导员张国钧。

张国钧是盐山县人，少年时代曾在盐山开明进步人士周砚波举办的李连村新式学校上学。进步青年教师高步文（即原沧州地委书记高汉章同志）等老师向学生传播先进文化思想，为张国钧日后成为一名解放军优秀指挥员奠定了文化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冀鲁边区地下党的培养下，张国钧在家乡参加抗日斗争。冀鲁边区与山东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后，地下党组织选派他到地处清河的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军政干部学校的培养，使他成为一名进步青年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5年4月，张国钧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往渤海三地委工作队任分队长，在南皮、霞口一带进行武装抗日斗争，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带领民众破袭铁路，阻断铁路沿线日本鬼子

的联系。

抗日大反攻开始后，渤海区八路军队伍，对吴桥至东光铁路沿线拒不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的鬼子发起攻击，张国钧率小队参加了解放吴桥、南皮、泊镇、东光的战斗。1947年青沧战役前，21岁的张国钧已锻炼成为渤海区独立团的一名连指导员。

沧县县城全部攻克后的第二天上午，张国钧带领连队执行押送任务。此次任务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原因一是防止敌匪武装劫持，二是民情极大，如果沿途群众知道押解的是刘佩忱，一定会群情激愤，可能会出现不可控的局面。办完押解手续后，约中午时分，张国钧一行将刘佩忱押上带帐篷的马车，沿沧盐公路前行。作为连指导员，张国钧深知责任重大，和副连长（当时该连未配连长）轮流在车上盯守。临行前组织上交代，一旦发生武装劫持，立即就地处决，绝不能让这样一个罪恶极端的败类逃走。到了晚上，押解队伍住宿在龙堂。连队安排警戒，张国钧通宵未眠，在房间门口严阵以待。

第二天拂晓继续赶路，中午到达盐山县城。渤海一分区已安排另一支队伍和一辆同样扎着帐篷的马车在路边等候。张国钧与渤海一分区情报科、组织科负责人办理了交接手续，圆满完成从沧县到盐山的押解任务。刘佩忱被押解到山东后，在惠民县公审大会上被处决。

青沧战役后，渤海独立团改编为渤海军区20团，参加解放天津小站战斗。1948年，该团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张国钧带领连队参加解放济南、泰安的战斗，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南战役，到解放舟山，在枪林弹雨中一路成长。建国后，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者。

沧州老俗话

走jie

走jie，通常指门窗经过长期风吹日晒雨淋之后变了形，关不上或关不严，比如，“几年没管它，这门走jie啦”！也引申为人小时候体型相貌还不错，长大后有些不够周正、端正。比如，“这孩子小时候多爱人儿呀，几年没见，长走jie啦”！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若无闲事挂心头：走结了，指斜腰歪胯，呲牙咧嘴。

老兵李：走劲儿，劲头过了，扭曲了。

远歆（林凤莉）：这人长走jie了，说这人长得出奇得不好看。

王凤良：我记得我小时候，老人口中ji、jia、jie三种读音经常串用。比如，王留舍村，老人们爱叫王家留舍，实际发音是王ji留舍。老王家、老赵家，家读音都是jie。小孩们爱这么说：“走，到俺jie玩儿去！”

走畸，口语中说成走jie，是因为第二个字成了轻声，读成开口音jie比较顺口、轻松。

老兵李：应该是走畸，走样了，畸形了。

吴树强：方言词典用的“走捷”，冀鲁官话。

王吉仓：走jie，个人感觉早先跟木工加工家具有关系。我们老家有时也说“走捷”。

朱玉升：走畸应该成立。沧州话发音“走jie”的话，我觉得“界”似乎更接近zou-jie的含义。沧州话里的“介”，应该是“这”的音转，天津话里有“jie是嘛”？

知微庐主：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地方，就是走后的jie代表的是正常的形状、样式，而非畸形状态。走jie，就是走样，也就是变形，所以表面上去“走畸”很通顺，却与发生意几乎是背道而驰。

个人觉得，“走jie”的发音与“别jie”完全相同，其演变过程也很相似。“别jie”，先由“别这样”读为“别jiang”（参照港台把“这样子”读成“酱紫”），然后再由“别jiang”双声省读为“别jie”。

“走jie”，也是先由“走制样”，读为“走jiang”，然后再双声省读为“走jie”。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还是我孙子好看，大了也没有长走jie了。

传说故事

二十四堡的传说

■佚名

渤海湾的西海边，鲁北津南，一溜从南到北一条线排开二十四堡。这里的人们有不少能很快说出它的名字，既顺口又押韵：狼冯杨、徐大小、关陈季、范刘贾赵李沈唐；张高歧、马唐白、高沙岭子拿炮台。这二十四堡是：狼坨子、冯家堡、杨家堡、徐家堡、大辛堡、小辛堡、关家堡、陈家堡、季家堡、范家堡、刘家堡、贾家堡、赵家堡、李家堡、沈家堡、唐家堡、张巨河、高尘头、歧口、马棚口、唐巨河、白沙头、高沙岭、炮台窝。

目前，这二十四堡大部分隶属黄骅，有的因为社会发展已经消失，有的因为行政区划变化隶属天津市。

解放前，这里的人们大多都是佃户，以打渔为生，生活方式和风俗基本相同，吃的是人家（堡主）的海，种的是人家的地，每年要交很重的租，人家3岁小孩来了也要称人家“爷”。

解放后打倒了堡主，消灭了海匪，人们有了自己的船，在自己的海上搞生产，在渔业生产时人们互相照应，互相帮助，过上了扬眉吐气的安宁生活。歧口是沿海二十四堡的中心，人口最多，生产量最大，也最繁荣，沿海二十四堡产的鱼虾味道

最美。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二十四堡也被条块分割了，有的村庄消逝了，如杨家堡、陈家堡、唐巨河、白家堡等，同时，也衍生出了新的村庄，如新村、渔沟、排河等。

提起这些堡子还有一段传说呢。

老早以前，渤海边上是一片海浪冲积的沙坨，沙上什么也不长，每当海风刮来，这些沙子被刮得漫天飞舞，昏天黑地。海中虽然有许多鱼虾，可从没人在海边打渔。一年又一年，海边依旧荒无人烟、飞鸟满天。

有一年，何仙姑约了海神娘娘，去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会，路过这里。何仙姑带了不少树种，就把种子撒在了飞扬的沙坨上，说声“长”。就见种子在沙坨上发芽吐叶，越长越大，开头是一棵，最后连成了一片，沙坨刹时都穿上了绿衣服。飞沙制住了，可没有人来这里打鱼也是白搭，海神娘娘把这事托付给了何仙姑。

这日，何仙姑来到了山西洪洞县，这年正赶上闹战乱，逃荒的人们满街都是。她暗自念咒语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算卦老先生。一个男子来问：“你给俺算一卦吧，看俺逃荒逃到哪

儿落脚最好。”何仙姑嘴里喃喃咕咕的，“天灵灵，地灵灵，天地未必都灵灵，只有老儿算的灵。你是姓‘贾’对不？”男的一听不住地点头。“是个打渔的不？”男的又点点头。何仙姑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你嘛……还得走啊，往北再往东，走到一个车上树上上房的地方落脚就行，保你们发财过好日子。”汉子带着一家人走啊走啊，顺着海边寻找住的地方，远远望见沙坨边似有个大洞，一条野牛卧在上面。姓贾的汉子又瞧见一棵大歪脖子树上挂着一个纺线的车子，心里一激灵，这不正是算卦先生说的地方吗。他放下担子在海边搭了个窝铺住了下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着海边他就打起了鱼。那时海鱼可多了，他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富裕了起来。

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又有逃荒人来到这儿，仿着姓贾的一家人样子也搭起窝铺，以后他们之间相互来往，把姓贾的人家住的铺子叫贾家堡。后来的打渔人也按照各自的姓称起了铺子，就形成了现在海边的二十四堡。

征稿

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

本版设有沧州地理、狮城旧事、沧州风物、老街旧巷、老物件、传说故事等栏目，欢迎广大读者来稿，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

投稿邮箱：czwbrw@sina.com